

潘年英 作品

01

解梦花



潘年英

作品

01

解梦 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梦花 / 潘年英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33-3074-9

I. ①解…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2029 号

解梦花

潘年英 著

出版统筹: 姜 淮

责任编辑: 杨 猛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 封面绘图: 冷暖儿unclezoo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88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一版 2018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074-9

定 价: 4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部 玻璃片
199	第二部 解梦花

第一部 玻璃片

1

你当然不可能记得四十多年前的那些事情，毕竟你也是在四十多年前才来到这人世上。但在省城游客的黑色碳钢三脚架击中你头顶的那一瞬间，你说你的确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四十多年前你来到这人世的那一幕——那时候，你的祖父已经去世多年，你的祖母也在几年前离开人世，而你的父亲和母亲才刚结婚不久。在一个日薄西山、红云满天的黄昏时刻，你年轻而英俊的父亲假装若无其事地在廊檐上削着一根黄杨木的扁担，同时与在一旁吸着烟斗的村支书三爹万漫不经心地谈论着一件跟眼前的生活毫不相干的鸡毛琐事。在里屋的一间破旧而黑暗且几乎一无所有的木床上，你母亲看着你从她的肚子里滑落出来，掉在你外婆手里拿着的那张已经破烂不堪但还算干净的祖传的一件蓝布衣裳上。你母亲没有喊叫，甚至也没有呻吟，完全没有后来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夸张的痛苦场面。你母亲就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说生你的时候并不十分困难，尽管是头胎，但也也许是因为年轻而又成天劳动的缘故吧，加上有外婆始终精心的指导，生产你倒是十分的顺利，真没吃什么太大的苦头。只是在生下你之后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才令人不堪回首。你外婆后来也多次给你描述过你母亲生你时的情形，她说你妈和她年轻时候一样，

生孩子不喊不哭，只像是解了个大溲。每次说到这里你外婆都要哈哈大笑。她说而且你的嗓门也很像你的舅舅，响亮，但很吝啬，就只哭了两声，刚好让你那正在屋外削扁担的父亲听见。那时你的母亲还很年轻，才刚刚二十岁出头，有一种既朴素又本质的美丽。你的父亲也一样，他们都正当青春，体格健壮，精力旺盛。就是外婆，也同样年轻而迷人。而对于未来的生活，他们都还怀抱着太多美好的向往和憧憬，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他们的确几乎面临绝境。那时候你大伯父因为参加“反共救国”组织，刚刚被共产党枪毙于石洞街头不久，他唯一的儿子也因恐惧随即自缢身亡。大伯母逃之夭夭，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可想而知，那时候你一家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会面临着怎样的窘境。按说你的出生本来应该给这个始终被悲凉气氛笼罩的家庭带来些许的安慰和欢欣，但生活的现实却十分严峻。因为你大伯父的缘故，你家里所有值点钱的财产都已被贫农协会没收，连你爷爷留下来的那栋老房子也被村里没收后改作了草寮。你伯父的房屋自然也一样被充了公，先是作为村贫协的办公室，后来又改造作为公共食堂，再后来就被一分为二，一半给了村子里的贫协主席三爹万居住，一半则留给你的父亲。但据说这也还是暂时“借”住的。那时候你父亲已经一贫如洗，根本不可能说到吃饱穿暖，就是睡觉的地方，也没有一床完整的棉被，所谓的“新房”竟然只有一张凉席。后来你母亲和你外婆也都多次议论过，说那时候你父亲穷得无法形容，连出门都没有一条见得人的裤子，就是去你外婆家相亲时穿的衣服都是临时跟别人借来的。你外婆总是说，我见过穷的，但没见过这么穷的。而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来到世上，难怪你后来说在你的记忆里，三十岁前你似乎从未吃过一顿饱饭，更不用说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太夸张的说法。

在接下来的长达数月之久的几近于植物人一般的生涯中，你到

底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看到你的眼皮一直没有停止过跳动，我就知道你始终没有停止过思考。我不止一次地反复问你，你究竟想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你当然什么也没说，也许什么也没想，或者不可能想？医生说如果你有过死亡的经历，你一定感同身受，人失去了知觉当然也同时失去了思想。遗憾的是，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我体会不到失去思想的感受。我自己一生平淡无奇，从记事起开始读书，后来从学校到学校，最后还是在学校，从未有过任何值得在人前炫耀的传奇经历，仅有的一次翻车遭遇也有惊无险，不值一提，但医生的提醒显然很重要，我记得翻车的瞬间我的确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我当时死掉我想就死掉了，不可能像课文里渲染的英雄人物那样，临终之前总还能记得这样那样，并说完很要紧的一些话。

“你去到那个高顺牙安^①回来啦？那里的年轻姑娘多如牛毛吧？”我想把你逗笑，想让你感觉到生活还在继续。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的话没有丝毫的幽默感。从前你告诉我说在语言表达方面我们无人能及你外婆，更不及你父亲，他们是天生的语言大师，无论生活是如何的苦难和艰辛，他们都从未停止过幽默。

你不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我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不信上帝，也不信任何神灵，所以你心里自然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光亮。你后来告诉我说你只是感觉到黑暗、寒冷和疼痛，同时也感到深深的绝望、恐惧和荒凉。在那些漫长而又难挨的白天和黑夜里，你说你还是在做着那没完没了的噩梦，一如既往。不同的是以前可以被她喊醒，而这一次你似乎再没能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你曾说过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虚无中，你似乎总是能看到你父亲的脸，他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俯瞰着你，表情忧郁，但没有

^①高顺牙安：更族传说中的天堂，又称为“桃园洞”，传说那是没有结过婚的年轻人死后灵魂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终日唱歌和欢爱，无忧无虑。

丝毫责备你的意思。你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去世多年。你们还和过去一样，他出门，你跟着，像是他的尾巴和影子，他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在许许多多山岚弥漫河谷的早晨，他带你到河边去收篆捉鱼，篆是在头天傍晚安下去的，到第二天早晨去收，总能给你带来惊喜。那条河，那条叫盘江的故乡小河，那时候的鱼总是很多，总是很多。你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身体虚弱不堪。尼巴，你过来。你父亲的声音还是像四十多年前那样低沉而温和。他把鱼递给你，那是一条有五指大的鲇鱼，你把笆篓递过去，竟然差一点装不下。那时候你家乡的小河可真是漂亮啊，你说，那时候的河水清明干净，鱼虾成群，河岸两边生长着一丛丛低矮的竹林，一些桃树和李树也杂处其间，春来桃花李花总是开得姹紫嫣红的一大片，把一条河谷映衬得像一个标致而又风骚的女子。我知道你是吃这条河水长大的，所以你才对它那么一往情深，也才拥有如此亲切而细腻的记忆。你说故乡的这条小河不仅见证了你全部童年的欢乐和苦难，而且也见证了你的故乡乃至你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全部光荣和屈辱的历史。当你这样说的时侯，我能想见你提着一个笆篓跟在你父亲身后的样子，你小小的脚丫巴就踩着躲藏在石头下面的细细鱼子和螃蟹。爹，我遭鱼咬了，你说。你父亲呵呵笑了起来。他说，细鱼子没有牙齿，它咋个咬得了你嘛。那时候，你还不会说汉语，你和父亲的交谈全是用软软的像歌唱一般的更话。许多年以后，当你去到城里读书时，那些在城里长大的汉族孩子把你和跟你一样讲更语的人蔑称为“更族人佬”。你倒并不太在乎他们的这个蔑称，你害怕的只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你逼到某个偏僻的旮旯角落，然后无缘无故地把你做一顿无缘由的修理，再把你身上仅有的几毛用来买饭菜票的钱强行搜去，你看着他们用你的钱去买棒冰或西瓜吃，心如刀绞，悲愤万分，

整个胸膛里充满了无处倾诉的屈辱、绝望和仇恨。不过那都是你上学以后的事情了，而在上学之前，你记不得受过怎样的委屈。你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在你的记忆里，你就总是一天到晚跟着你父亲在河里抓鱼玩水。你父亲把笆篓里的鱼倒在一个木盆里，并从缸子里舀水冲洗它们，鱼儿白花花漂满了整个木盆。那时你的小姑尚未出嫁，她也刚刚从山上割草回来，正换了衣裳架起马架编织草鞋。年轻的母亲在屋子里上上下下奔忙，舂米，煮猪食，做早饭，屋里屋外到处飘移着她匆忙而殷勤的身影。“嘿哟，尼巴今天又得鱼摆摆吃了，尼巴今天又要吃两碗饭了。”她们的话既是对你的鼓励，也是对你的一种溺爱的表示。早晨的阳光破雾而出，明晃晃地照耀在木楼人家的板壁上。你至今仍然记得那阳光的湿热和明媚，那时你可以用眼睛久久地盯着太阳看，并且不眨眼。廊檐外的芭蕉叶在迎风招展，知了和蝉虫在李子树上夜以继日没完没了地鸣唱。你父亲用菜刀把鱼的肚皮破开，取出内脏，扔给守候在一旁的小黑猫，它可是先享受了美味。接着你父亲就亲自下了厨房。尼巴，把火拢大点。他说。烧火虽然简单，但那时你也还不会，不过把柴火拢一拢却是你的荣耀。那时候故乡的人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烧土灶，家家户户只有一个火坑，坑边长年放着一个大鼎罐，煨着热水，坑中间永远放置着一个铁质的三脚撑架，一切的烹饪都须在这三脚撑架上展开。你父亲不仅是劳动的能手，也是手脚麻利的烹调师，你的柴火一燃起来，他铁锅里的茶油就烧开了，接着就听到了“嚓——”的一声响，鱼被倒进了铁锅里，屋子里立即鱼香四溢，令你垂涎欲滴。鱼最后被你父亲佐以辣椒、海茄、生姜和大蒜，味道更加鲜美。爹，我要吃鱼摆摆。你父亲从老式的碗柜里取出你专用的木碗，给你添上了在火堂边焖着的鼎罐饭。饭是米饭，但添加了红薯，就着

鱼和鱼汤吃下去，的确香味浓郁，可口养人。这也几乎是那个年代里你唯一能闻到的腥味，所以你印象深刻，至今仍然记得。但那都是怎样遥远的年代了啊，远得像是一缕天边的轻烟，或者就像是童年时代的一个梦幻？在你的记忆深处，都太虚幻，太不真切。

2

许多年里你总是在好几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往返，自然也是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奔波往返。那些日子太让你胆战心惊丧魂落魄，像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你觉得你那时的生活就像是在逃亡。那是你人生的低谷——虽然你的人生也从未有过所谓的高潮——或者说是你生命里不可避免的劫难。“命犯桃花。”诚如一位算命先生所说的，你命运中有此一劫，而且在劫难逃。你从一个城市逃往另一个城市，也从一个女人逃向另一个女人，就像从一个火坑逃向另一个火坑，总之是麻烦不断，烦恼丛生。

“逃亡？”有一回我就不解地问你。“是啊，”你说，“我就是在逃亡。”那时你内心里充满了恐惧，总觉得有人要加害于你。我问谁要害你？你又没有明说，使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那位狂人先生。但要说你也患了像狂人先生那样的病，则我也十分怀疑，觉得不大可能。毕竟你也和大伙一样，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应该说“迫害狂”之类的病是老早就绝迹了的。

如今你还记得每次出门前的一幕——屋外总是下着如注的大雨，你的内心也悲凉之极。这一次的出行当然也一样。大雨落下来的时

候，你已经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你记得在关上房门时你心里默想过：“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自己的命运走出家门的。”你自己也不例外。

你背上简单的行李，从自己的单身宿舍里退出门来，灯光把你的影子投射到水泥墙上，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怪物。

你拉灭了房灯，又带上门，然后穿过一条公共的走道，走出了铁门。

当你反身把铁门关上的时候，你听到铁门发出的巨大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间回荡。你倒不担心影响邻居，只是被那声音吓了一跳。

外面下着瓢泼的大雨。

你觉得事情似乎总是这样，每到要出门时，天就会下雨。

你摸黑走下高高的楼道。楼道既窄又陡，再加上你的腿本来又不太利索，从八楼走下一楼，你觉得自己好像是行进在一条走向地狱出口的通道上。

你终于摸索着走到一楼，然后撑开雨伞，走进滂沱的雨幕之中。

你在单位门口被一扇铁门给拦住了。你敲了很久的玻璃窗才把那看门的老头叫醒。

时间还不到六点钟，那看门的老头好像有些不情愿，但你还是跟他打了个招呼。

“李师傅，麻烦你开一下门。”

“出差？”那个被你称为李师傅的人问。他手里永远拿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里面播放的也永远都是京剧。据说他原来在市京剧团工作，唱的是武生，有真功夫，你也不知真假。

“出差。”

你走出铁门，踩着积水，穿过小巷，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等候公共汽车。

有的士从你身边缓缓开过，你没有理睬。你知道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赶到火车站。

果然，一辆中巴很快开了过来，在你面前停下。你收起雨伞跳了上去。

因为时间还太早，车内依然空空荡荡。你坐好，买了票，然后愉快地欣赏着窗外这个烟雨朦胧的城市。

你在这城市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对这城市有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你说不清楚是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但命运显然还将继续把你和这城市捆绑在一起。

回想起二十年前父亲和你堂哥从乡下赶来看望你的情景，你内心百感交集。那时候电视尚未普及，单位值班室里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你和单位上的单身汉们共同的宝贝，但那次你父亲却因首次亲见这奇怪的高科技而当着一大群单身男女的面对电视里的人物大呼小叫，甚为失态，使你感觉丢了颜面——现在想来倒是弥足珍贵的记忆了——往事历历在目，不能不令你感伤。他们来得那么遥远，你的父亲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城市。那时你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这省城里的一家报社工作，虽然踌躇满志，但对未来和人生却完全茫然无知。你当然根本想不到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竟然会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这个城市，并且经受了太多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荣辱。如今想来那一段日子多么年轻而张狂啊！年龄才二十岁出头，人还一脸的稚气，说话做事只任凭自己的性子。“爹，你过来！”你几乎是粗暴地把父亲拉开了，以为你父亲的行为受到了年轻的同行们的奚落和嘲笑，但其实谁又在乎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老农呢……哎，多少事，俱往矣！而在这不经意的生活折腾之中，时间居然流逝了二十余年。你父亲也早已于十年前就去世了，你亦人到中年……

中巴车的终点站即是火车站。你背着行囊走下车来，直奔火车站售票处而去。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儿排队买票了。你靠上去，排在一个中年妇女的后面。

所有的表情都是惶恐而麻木的。这火车站也正是一个现实世界的缩影，人们为生活而匆匆奔波，彼此却都缺乏最基本的真诚和信任。

你要去的那个小城叫卡岭。你跟售票员重复了两遍这个地名。

你拿到了票，有座位。你的心情稍稍舒展了一些。

你走出售票处，向候车室走去。

雨开始变小了，这也仿佛是一种规律，一到车站雨就变小。天空也比刚才明亮了很多。

通过安检时，你因为胶卷要求用人工检查而和安检人员争辩了几句。这也是经常性的，仿佛是规律。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你此时不错的心境。随后你很顺利地上了车，并且幸运地坐在窗户边。

把行李安置妥当后，你开始想象和她在一起的情形。你的身体随之也会不自觉地冲动起来。你赶紧用意念把这种冲动情绪控制住了。

你身边坐着的是几位中年妇女，大概是做生意的，一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们话多，行李也多，和你从前的那个她一样，她们都是依赖这铁路而生存的。她们不断地请你帮忙放置行李。你很愉快地帮助她们，但始终不愿跟她们说一句多余的话。火车开动后，她们请你打牌，你摇头说不会。

你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看，但似乎也没有真正地看进去。大多数时间里，你都把脸扭向窗外，很专注地打量外面的风景。

雨停了。远远的山间有云雾在游荡，近处的建筑和田野则是一

派湿漉漉的样子。

你一直独坐一隅，不言不语，看上去像一个内心丰富而外表冷酷的诗人。

“你去哪里？”

尽管你不想跟这个世界言语，但坐在你身边的那个胖女人还是主动地跟你打了招呼。“长得还不错。”你心里想。因此也并不对她反感。

“秀王。”你平静地说。

“秀王？”她感到疑惑。

“嗯，秀王。”你矜持地说。

“秀王在哪里？”她扭头问旁边的同伴。

“秀王？”同伴们都摇着头，表示并不知道这个地名。

“啊，我到卡岭。”你笑了起来。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告诉她们秀王这个地名，虽然这的确是你此行最终的目的地，但这不过只是西南腹地一个遥远又遥远的蛮荒小寨，你当然明白在世上知道这寨子的人肯定寥寥无几，她们自然也不可能知道。

“大哥做什么生意？”那胖女人有些不依不饶，仿佛对你有了兴趣。

“我像是做生意的吗？”你笑着问她，态度却显得有些傲慢。

别的女人已经在嘲笑那位得寸进尺的胖女人了，她可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和唐突，但她一时也找不到下来的台阶。

“那我实在猜不出来大哥是做什么的。”

“你真想知道？”你倒想逗她一逗了。

“……随便问问嘛。”她像是自知不该对一个陌生人做如此仔细的打听，仿佛理亏似的，就把头扭过去，重新加入了同伙的牌局，对你似乎失去了兴趣。